

变了个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多了一个

卫斯理 著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多 了 一 个

卫斯理 著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2插页 146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890册

•
ISBN7-5059-0315-2/I·192 定价：2.25元

11512

目 录

多了一个.....	1
不 死 药.....	95

多 了 一 个

我见到了一个人。

这个人，看来大约三十岁，个子五呎八吋高，男性，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穿着一套廉价的西装，愁眉苦脸，不住地搓着手。

他的相貌很普通，如果见过他，不是仔细观察他一番的话，一定不容易记得他的样子，象这样的人，每天在街上，要遇见多少就有多少。

但是，我却要称他为世界上最奇怪的一个
人，这实在是太奇怪了，要明白他的奇怪，必须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否则，若想用简单的几句话，来形容他的奇怪，是不可能的事。

如果一定要用最简单的语句，来表示这个人的奇怪，那么，可以称他为“多出来的人”。

什么叫作“多出来的人”呢？那又绝不是三言两语，所能解释得清楚的了，还是让我来详细叙述的好。

• • •

大海是最无情的，上午还是风平浪静，到下

午，便会起狂风暴雨，波涛汹涌。吉祥号货船，这时遇到的情形，就是那样。

吉祥号货船是一艘很旧的船了，它的航行，即使是轮船公司，也不得不承认那是“勉强的航行”，但是由于货运忙，它一直在海中行驶着。

吉祥号货船的船长，是一个有三十年航海经验的老手，他十六岁就开始航海，从水手一步步升上去，升到了船长的职位，象顾秀根船长那样的情形，在现代航海界中，已经不多见的了。

在顾秀根船长的领导下，各级船员，一共是二十二个，连船长在内，一共是二十三个。记住这个数字，一共是二十三个船员。

吉祥号由印度运了一批黄麻，在海洋中航到第七天，一股事先毫无警告的风暴便来了，这艘老船，在风浪中颠簸着，接受着考验。

不幸得很，风浪实在太太，而船也实在太旧了，在接连几个巨浪之下，船首部分，竟被卷去了一截，船尾翘了起来，船长眼看船是沉没了，而他也已经尽了最大的责任，所以他只好下令弃船。

即使船上的人员，全是有相当航海经验的人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也一样慌了手脚。

救生艇匆匆解下，小艇在风浪之中，看来脆

弱得象是鸡蛋壳一样。船长记得，一共放下了五艘救生艇，他也看到船员纷纷上了救生艇。

他自己最后离开。在那样纷乱的情形下，他也根本无法点一点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离开了，因为救生艇一放下了海，立时便被巨浪卷走，根本不知下落。

顾秀根船长最后离开货船，所以他那艘救生艇中，只有他一个人。当救生艇随着巨浪，在海面上上下下挣扎的时候，除了听天由命之外，是任何办法都没有的了。

顾船长一个人，在海面上足足漂流了两天，才被救上了一艘大型的货船。

在海面上漂流的时候，他全然不知道他的船员怎么样了，而他是在半昏迷的状态之下，被救上船去的。当他神智清醒之际，七个人涌进房间来，那是吉祥号货船上的大副和六个船员。

劫后重逢，他们自然喜欢得拥在一起，船长问道：“其余的人，有消息么？”

“有，”大副回答：“我们听到收音机报告，一艘军舰，救起了六个人，一艘渔船救了四个，还有一艘希腊货轮，救起了八个人。”

顾船长一面听，一面在算着人数，听到了最后一句，他松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总算全救起来

了！”

可是，他在讲了那一句话之后，立时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不对啊，我们一共是二十三个人，怎么四条船救起来的人，有二十四个？”

大副道：“是啊，我们以为你早已在另一艘上获救了，因为二十三个人已齐了，却不料你最后还是被这艘船救了起来。”

顾船长当时也没有在意，只是随便道：“或许是他们算错了。”

这时，那艘货船的高级船员，一起来向顾船长道贺，贺他怒海余生，同时表示，他们会被送到邻近的埠头去，所有获救的船员，都将在那个埠集中。

顾船长又安心地休息了一天，船靠岸，他们一共八个人，被送到了当地的一所海员俱乐部中，其余的获救海员，也全在那里了。

可是，顾船长刚一和大家见面，便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头了，首先迎上来的是二副、大副和船长一起到的，他问道：“每一个人都救起了？没有失踪的？”

二副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没有少，可是多了一个。”

顾船长愣了一愣：“什么？多了一个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一共是二十三个人，但是，获救的却是二十四个。”二副回答。

“荒唐，荒唐！”顾船长立时大声说。“荒唐”是他的口头禅，有时，用得莫名其妙，但这时，却用得恰到好处。二十三个人遇难，怎么会有二十四人获救？那实在太荒唐了！

二副却道：“船长，的确是多了一个，那个人是和我一起获救的。”

“荒唐，他在哪里？”船长说。

“就是他！”二副向屋子的一角，指了一指。

船长抬头看去，看到了一个三十上下的男人，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椅子上，顾船长从来也未曾见过这个人，他向前直冲了过去。

人人都知道顾船长的脾气，平时很好，可是一发起怒来，却够人受的。

这时，人人都知道他发怒了，果然，船长一来到了那人的身前，就抓了那人的胸前衣服，将那人直提了起来。

那人忙叫道：“船长！”

“荒唐，”船长大声叱着，“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时候躲在船上的？浸不死你，算你好运气！”

可是那人却气急败坏地道：“船长，你怎么也和他们一样，你怎么也不认识我了？”

顾船长更是大怒：“荒唐，我什么时候见过你？”

那人急得几乎要哭了出来，他的声音，也和哭泣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他道：“船长，我是你的三副啊，你怎么不记得了？”

顾船长呆了一呆，在刹那间，他倒真的疑心自己是弄错了。

可是，他定睛向那人看着，而他也可以肯定，自己从来未曾见过他，于是他又大声道：“荒唐，你如果是三副，那么他是谁？”

船长在说的时候，指着一个年轻人，那年轻人正是船上的三副。这时，当船长向那年轻人指去时，那年轻人冷笑着，道：“这家伙一直说自己是船上的三副，弄得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！”

那人急急地分辩着：“他也是三副，船上有两个三副，船长，你怎么不记得我了？我是卜连昌，你们怎么都不认识我了？”

船长松开了手，他不但不认识这个人，而且，也从来没有听到卜连昌这样的名字。

这时，船长心中所想到的，只是一点：这个

叫卜连昌的人，是一个偷渡客，他不知是什么时候躲上船来的，在船出事的时候，他也跳进了救生艇中，自然一起被人家救了上来。

所以船长道：“你不必再胡言乱语了，偷渡又不是什么大罪，大不了遣回原地！”

卜连昌却尖声叫了起来，他冲到了大副的面前，道：“大副，你不认识我了么，我和你出过好几次海，你一定记得我的，是我卜连昌啊！”

看大副的神情，象是竭力想记起卜连昌这个人，但是他却终于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很抱歉，我实在不认识你，我从来也未曾见过你！”

“你在说谎！”卜连昌大声叫了起来，“这次来印度之前，你太太生了一个女孩，我还和你一起到医院去看过你的太太！”

大副呆了一呆，船长也呆了一呆，和船长一起来的客人，也呆住了。

二副道：“船长，这件事真是很古怪，他好象真是和我们在一起已有很久一样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家中的事，也知道我们的脾气。”

卜连昌终于哭了起来，道：“我本来就是和你们在一起很久的了，可是你们全不认识我了！”

大副忙问道：“你看到过我的女儿？”

“自然看到过，小女孩的右腿上，有一块红

色的斑记，她出世的时候，重七磅四安士，那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，难道你忘了么？”

大副的眼睛睁得老大，他知道卜连昌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对的，但是那怎么可能呢？因为他的确不认识卜连昌这个人。

大副苦笑着，摇了摇头，卜连昌又冲到了另一个人的面前，握住了那人的手臂，摇着，道：“轮机长，你应该认识我，是不是？”

轮机长象是觉得事情很滑稽一样，他笑了起来，不住地笑着。

卜连昌大声道：“你不必说不认识我，在印度，我和你一起去嫖妓，你看到了那胖女人，转身就走，难道你忘记了？”

轮机长突然止住了笑声，道：“你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卜连昌道：“我是和你一起去的啊！”

“见鬼？”轮机长大声喝着，他脸上的神情，却十分骇然，接连退了几步。

卜连昌又转向另一个人，道：“老黄，你也不认识我了？我和你上船前去赌过，赌天九，你拿到了一副天子九，赢了很多钱，是不是？”

老黄搔着头，道：“是就是，可是……说实在的，我不认识你。”

卜连昌不再说什么，他带着绝望的神情，向后退了开去，又坐在那角落的那张椅子上。

没有人再说什么，因为每个人的心中，都有一种极其异样的感觉，他们实在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最后，还是船长开了口，他道：“荒唐，你叫什么？叫卜连昌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不起你来？也好，就算我们都记不起你是什么人来了，你现在想怎样？”

卜连昌抬起头，道：“当然是回家去。”

“你家中有什么人？”大副好奇地问。

“我有老婆，有两个儿子！”卜连昌愤然地回答，“大副，你别装蒜了，你吃过我老婆的烧鸡！”

大副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好，反正我们要回去的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”

卜连昌象是充满了最后的希望一样，又问道：“你们每一个人，真的全不认识我了？”

海员全是很好心的，看到卜连昌那种可怜的样子，实在每一个人都想说早已认识他的。但是，他们却实在不认识他！

于是，每一个人只好摇了摇头。

卜连昌双手掩着脸，哭了起来。

船长连声道：“荒唐，荒唐，太荒唐了！”

大副忽然想到了一件事，他道：“卜……先生，你说你全认识我们，而且还是船上的三副，那么你的船员证呢？在不在？”

卜连昌哭丧着脸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他们早就问过我了。我的船员证，一些衣服，全在救生艇翻侧的时候失去了，怎还找得到？”

“你是和谁在一只艇中的？”大副又问。

卜连昌拍着几个人，叫着他们的名字，道：“是他们几个人，可是他们说根本没有见过我，没和我一起在艇中！”

大副也只好苦笑了起来，他安慰着卜连昌：“你别难过，或许是我们……全将你忘了。”

大副在那样说的时候，自己也知道那是决不可能的事，因为他实实在在，从来也未曾见过卜连昌这个人，但是为了安慰卜连昌，他不得不继续说着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。他继续道：“或许是我们都因为轮船失事，受了惊吓，所以暂时想不起你来，也是有的。”

卜连昌绝望地摇着头，道：“你们，每一个人？”

船长大声道：“荒唐，真是够荒唐的了！”

事情在外地，不会有结果，但是卜连昌说得

那么肯定，他甚至可以叫出轮船公司每一个职员的名字来，又说他的家是在什么地方，都叫人不由得得不信，所以船长虽然觉得事情太荒唐，还是将卜连昌带了回来。

在飞机上，卜连昌仍然愁眉苦脸，一言不发，直到可以看到机场时，他才兴奋了起来，道：“好了，我们快到了，你们不认识我，我老婆一定会认识我的。”

大家都安慰着他，卜连昌显得很高兴。

飞机终于降落了，二十四个人，鱼贯走出了机场的闸口，闸口外面，早已站满了前来接机的海员的亲人，和轮船公司的船员。

几乎每一个海员，一走出闸口，立时便被一大群人围住，轮船公司的职员，在大声叫着，要各人明天一早，到公司去集中。只有卜连昌走出闸口的时候，没有人围上来。

在卜连昌的脸上，现出了十分焦急的神色来，他踮起了脚，东张西望，可是，却根本没有人注意他，他显得更焦急，大声叫道：“姜经理！”

一个中年人转过身来，他是轮船公司货运部的经理。他一转过身来，卜连昌便直来到了他的面前，道：“姜经理，我老婆呢？”